



La Comédiathèque

對面的窗戶

Jean-Pierre Martinez

comediatheque.net

本劇劇本可免費下載。

然而，演出權是對作者創作工作的合理報酬，也是依法必須履行的義務。無論您是業餘劇團或專業劇團，在演出本劇之前，都必須事先申請演出授權，並支付相應的演出權利金。

如需聯絡 Jean-Pierre Martinez，並申請演出其作品的授權，請前往：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對面的窗戶

Jean-Pierre Martinez

由作者本人翻譯並改編

一位瀕臨自殺的年邁小說家，家中突然闖進一名聲稱弄丟了貓的年輕女子。這場不速之訪，將徹底改變他的人生……

角色

亞歷山大

麥迪遜

© La Comédiathèque

巴黎一間公寓的客廳，帶著略顯陳舊的波希米亞氣息。小書桌上放著一台老式打字機和幾份資料。亞歷山大走進來。他是一位六十多歲、甚至更年長的法國作家，衣著看似隨意，卻顯然經過精心搭配。他手裡拿著一根打好活結的繩子，先抬頭看天花板，又站到椅子上，似乎在找一個可以把繩子繫住的地方。沒有找到合適的位置，他只好下來，坐到書桌前，疲憊地嘆了口氣。他拉開抽屜，拿出一包香菸，抽出一支叼在嘴裡，卻沒有點燃，又把菸放回桌上，隨後從抽屜裡取出一把手槍。他久久看著那把槍。門外傳來輕輕的敲門聲。亞歷山大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，沒有聽見。他把槍口抵在太陽穴上。敲門聲再次響起，比剛才稍重一些。他還是沒有反應。他似乎在猶豫要不要扣下扳機，最後閉上眼睛……就在這時，一個年輕女人突然出現在他面前。她是麥迪遜，一名二十多歲、也可能接近三十歲的美國女學生，穿著頗為端莊。

麥迪遜（大喊）－ 不！

亞歷山大嚇了一跳，猛地站起身，把槍口轉向麥迪遜。

亞歷山大－ 別動！再動一下你就沒命了！

麥迪遜－ 求你別開槍！

亞歷山大－ 舉起手來！

年輕女人立刻舉起雙手。

麥迪遜－ 你看，我手裡甚麼都沒有……求你了，把槍放下。

見她似乎並無惡意，亞歷山大把槍放低。

亞歷山大－ 你到底在我家幹甚麼？還有，你是怎麼進來的？

麥迪遜－ 我會解釋的……讓我先喘口氣……

亞歷山大－ 你瘋了嗎！我差點被你嚇出心臟病！

麥迪遜－ 對不起，門開著一條縫，我就……

亞歷山大－ 所以你就把門沒關嚴，當成了我請你進來的邀請？

麥迪遜－ 不是這樣的，但是……

亞歷山大－ 你想幹甚麼？偷東西？相信我，這裡沒甚麼值錢的。

麥迪遜－ 我是你的鄰居。

亞歷山大－ 隔壁的鄰居？她八十歲了……

麥迪遜 — 我住在你對面……（指向觀眾席方向一扇想象中的窗戶）那邊那扇窗，就是我家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對面？那套公寓空了好多年了。

麥迪遜 — 現在不空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好吧……然後呢？

麥迪遜 — 我的貓丟了……你有沒有碰巧見過它？或者它也像我一樣，不請自來地跑進了你家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沒有。你的貓似乎比你有教養多了，顯然……

她看起來非常著急。

麥迪遜 — 牠已經失蹤兩天了。我在附近整個街區都貼了尋貓啟事，上面有牠的名字和照片。你沒看到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很少出門……也從不看這種啟事。再說，我對貓的長相也沒甚麼辨認能力。

她朝房間里走了幾步。

麥迪遜 — 豆腐！豆腐！

亞歷山大 — 你突然喊甚麼？瘋了嗎？

麥迪遜 — 它叫「豆腐」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的貓叫豆腐？你一定是在開玩笑……

麥迪遜 — 一點也不。怎麼了？

亞歷山大 — 好吧，你的貓叫豆腐，兩天沒回家。這也沒嚴重到世界末日吧？

麥迪遜 — 當然嚴重！要是再找不到它，它可能會死的……它是只家貓，根本不習慣在外面獨自生活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還真遺憾。我年輕的時候，貓都是養在鄉下，或者至少得有個大花園。它們整天在外面抓老鼠，只有抓不到吃的了才回來，讓人餵一頓，摸兩下，再霸佔一下沙發。

麥迪遜 — 可我這只貓不吃老鼠。它吃素。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我不吃肉，它也不吃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它吃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乾飼料！蔬菜配方的乾飼料，跟我吃的差不多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也吃乾飼料？

麥迪遜 — 偶爾啊。當然不是它吃的那種。

亞歷山大 — 一隻吃素的貓.....我還真不知道有這種動物。所以它才叫「豆腐」？

麥迪遜 — 對.....也因為牠有點「逗瘋」，整天瘋瘋癲癲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猜，不吃肉當然也是它自己經過深思熟慮以後作出的選擇？

麥迪遜 — 反正牠從來沒抱怨過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現在馬戲團裡的老虎和獅子，是不是也改吃蔬菜配方的乾飼料了？

麥迪遜 — 我不知道.....無論如何，我反對動物在馬戲團里表演.....

亞歷山大 — 但你不反對把貓關在室內。

麥迪遜 — 看來你沒有養過寵物吧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沒有。我討厭「寵物」這個概念。其實，我連「馴化」這個概念都討厭。（帶著威脅的神情）我自己就一直沒被馴化。

她毫不在意地環顧房間。

麥迪遜 — 那麼，你沒見過我的貓？

亞歷山大 — 沒有，我沒見過你那隻吃素的貓。而且恕我直言，這場荒唐的談話已經夠久了。

她突然停住不動。

麥迪遜 — 噓！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你沒聽見貓叫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貓叫？一點也沒聽見。不過我現在耳朵確實不如以前了。等你到了我這個年紀就會發現，這也不全是壞事。特別是鄰居很吵的時候.....

麥迪遜 — 我一點聲音都沒弄出來，我保證。其實我已經在你對面住了一個多月，可你還以為那套房一直空著。

亞歷山大 — 好吧，我確實沒發現你搬來了，也希望以後繼續保持這種狀態。
要是你沒別的事，就請讓我忙自己的，你繼續去找貓。

麥迪遜 — 好吧，我不會再打擾你了.....

亞歷山大 — 謝謝。

她假裝要離開，但突然改變了主意。

麥迪遜 — 可是.....就這麼把你一個人留下，我有點不放心。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意思，「就這樣」？

麥迪遜 — 嗯.....當我來的時候，你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我怎麼了.....？

麥迪遜 — 你剛才看起來.....狀態不太好，對吧？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讓你這麼認為？

麥迪遜 — 你剛才把槍頂在自己的太陽穴上。

他看了看手裡仍然握著的槍，顯得有些吃驚。

亞歷山大 — 啊，那件事.....然後呢？

麥迪遜 — 嗯.....你看上去有點.....消沈？

亞歷山大 — 消沈？聽著，小姐，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，我們那一代人的口號可是：「活得快，死得早，留下一具漂亮的屍體。」聽說過嗎？

麥迪遜 — 詹姆斯·迪恩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我們做愛不戴安全套，騎摩托車不戴頭盔，還往身體里塞各種違禁東西——相信我，當時誰也不知道那些東西到底是甚麼成分。五十年以後，當年僥倖活下來的幾個老傢伙，居然為了害怕打疫苗上街游行.....你還問我為甚麼消沈？

麥迪遜 — 我明白.....

亞歷山大 — 你不明白。不過要是你倒霉活到我這個歲數，就會明白。人老了，就是一場海難。

麥迪遜 —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說過的那句話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比戴高樂更早就寫過。你說得對。變老，就是從詹姆斯·迪恩主演的《無因的反叛》，一路走到夏多布里昂的《墓外回憶錄》。

麥迪遜 — 說得很精妙。

亞歷山大 — 是啊……問題是，現在的年輕人還沒老，就已經活得像老人了。

麥迪遜 — 每個時代的年輕人不都是想要改變世界嗎……？

亞歷山大 — 現在的年輕人不想著改變世界，只想著拯救地球。照目前這個樣子，恐怕也救不成。

麥迪遜 — 那你呢？你成功改變世界了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沒有。不過至少我們當年玩得痛快。

麥迪遜 — 你現在看起來並不怎麼開心了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你看起來也沒多開心……不然也不會把一隻貓當伴侶了。

麥迪遜 — 至少我不孤單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你真覺得給一隻天生吃肉、自己甚麼都沒要求過的可憐動物餵蔬菜配方的乾飼料，就能拯救地球？

麥迪遜 — 我不知道……可要改變世界，總得先把地球保住吧？泰坦尼克號都快沈了，在船上鬧革命還有甚麼意義？

亞歷山大 — 不管怎麼說，我真羨慕我們那一代那些沒活過三十歲的人。你能想像吉米·亨德里克斯和珍妮絲·賈普林坐在養老院裡，一邊玩 Scrabble 拼字遊戲，一邊討論疫苗到底有沒有風險嗎？還不如死了算了。

麥迪遜 — 別這麼說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可惜文學不太搖滾。作家大多最後還是死在床上。

麥迪遜 — 你是作家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不關你的事……我都不知道自已為甚麼跟你說這些。我根本不認識你。再說，你怎麼還不走？

他把槍放回抽屜里。

麥迪遜 — 你可能會傷到自己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我也可能一槍把你打死。闖進別人家，本來就有這種風險。我完全可以說是正當防衛，說不定根本不會被判刑……（她似乎有些眩暈，他注意到了，開始擔心。）你沒事吧？

麥迪遜 — 對不起……一會兒就好。能給我一杯水嗎？

他猶豫了一下。

亞歷山大 — 先坐一會兒，我去給你拿。

他走出去。她立刻恢復正常，趁機打量房間。她拿起書桌上一張裝在相框里的女人照片端詳，聽見他回來，又趕緊放回原處。亞歷山大端著一杯水回來，遞給她。

麥迪遜 — 謝謝……

她接過水，一口氣喝完。

亞歷山大 — 感覺好點了嗎？

麥迪遜 — 是的，謝謝……

他努力讓自己態度變得柔和一些。

亞歷山大 — 剛才那樣對你，抱歉……我已經很久不習慣家裡來人了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你也是一個人住？

亞歷山大 — 有這麼明顯嗎？

麥迪遜 — 聽你剛才說那些，我猜你也沒有孩子。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讓你覺得我沒有孩子？

麥迪遜 — 那你有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沒有……而且看到現在的世界，我很慶幸自己沒有……

麥迪遜 — 是啊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要真想拯救地球，第一步是不是該先別生孩子？

麥迪遜 — 可是……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了，還怎麼拯救人類？

亞歷山大 — 想想看，法國說不定已經是最適合生活的國家之一了……

麥迪遜 — 所以我才決定搬到你們國家來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不是法國人……？

麥迪遜 — 我叫麥迪遜。我是美國人。

亞歷山大 — 可你的法語說得這麼好，一點外國口音都沒有……

麥迪遜 — 我外婆是法國人。法國人常把法語稱作「莫里哀的語言」——莫里哀是法國最著名的古典喜劇作家之一。就是她教我的。我來巴黎，是為了在巴黎索邦大學讀文學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麼說，今天讓你出現在我面前，只是個巧合……麥迪遜？

麥迪遜 — 你的名字是亞歷山大，對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你怎麼知道？

麥迪遜 — 我在樓下信箱上看到了你的名字：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……你和那位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？完全沒關係。

麥迪遜 — 我說的是作家！

亞歷山大 — 你是個美國人，居然知道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……法國人自己都快把他忘了。

麥迪遜 — 你太誇張了。喜歡文學的人都知道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，你的名聲早就傳到法國以外了。所以呢？

亞歷山大 — 是的……是我。

麥迪遜 — 不會吧？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——那個寫過好幾部二十世紀文學經典的傳奇作家！

亞歷山大 — 如果你這麼說的話……

麥迪遜 — 那位神秘作家，如今隱居，不但多年沒有新作，還拒絕一切採訪……真的是你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怎麼覺得，你在闖進我家之前就已經知道了？

她猶豫了一下。

麥迪遜 — 是的，我承認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你是為了弄到一次採訪，才編了這套丟貓的故事？

麥迪遜 — 貓是真的，我發誓。但我承認，我特意搬到你對面，確實另有想法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是故意租下我家對面的公寓，就是為了監視我？

麥迪遜 — 監視你？當然不是！我是你作品的忠實讀者。剛到巴黎時我就想聯絡你，可你的經紀人轉告我，說你誰都不見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句話里有哪部分你沒聽明白？

麥迪遜 — 我橫跨大西洋，就是希望能見到你。我那時也正好在找房子，發現你對面的公寓出租，就立刻租下來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簡直瘋了！我警告你，再不讓我清靜，我就報警告你騷擾。還有，你到底想從我這兒得到甚麼？你是記者？

麥迪遜 — 我是學生，剛才說過了。我在紐約念碩士時，論文寫的就是你的作品。後來我決定來巴黎繼續研究，因為你的大部分小說都以巴黎為背景。你知道，對很多美國人來說，巴黎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就靠這種關於巴黎的陳詞濫調，來揭示我作品里隱藏的意義？

麥迪遜 — 你想知道我的論文題目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不想。

麥迪遜 — 《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小說世界中的「缺席」》。

亞歷山大 — 看來你全弄明白了……我最喜歡大多數人的地方，包括你，就是他們「不在場」。所以現在請你離開。

麥迪遜 — 研究一位還活著的作家，當然會想見見本人。多瞭解一點他的生活，也許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是個錯誤，相信我。研究作品，最好完全不知道作者本人是甚麼樣。很多偉大的作家，現實生活里不過是些小人物，有些甚至就是徹頭徹尾的混蛋。藝術家如此，科學家也一樣。天才通常經不起近距離認識……放心，我可沒把自己當天才。

麥迪遜 — 我理解你的謙虛。不過，要是能獨家採訪《巴黎拉丁區紀事》的作者，我的研究就圓滿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讀過那本書嗎？

麥迪遜 — 就是這本小說，讓我決定來巴黎讀書。我覺得這是你最好的作品。

亞歷山大 — 然而，它並不是銷量最高的……

麥迪遜 — 我猜這本書有很強的自傳色彩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說過了……作者的私生活對讀者沒有任何意義。

麥迪遜 — 更不用說那個你多年來一直在寫的神秘手稿了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我根本沒在寫。那只是出版社替我維持的一個傳說，好讓大家別徹底忘了我，也順便讓我的舊書還能賣幾本。總之，我不會接受採訪。你的不行，任何人的都不行。（他帶著威脅的神情走近她。）現在，出去！

她並沒有離開，而是站在那裡一動不動。

麥迪遜 — 不！

他對她的決心感到意外。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意思，不？

麥迪遜 — 在你答應接受我的採訪以前，我不會讓你自殺。為了這次採訪，我就算游過大西洋都願意！

亞歷山大 — 那你也可以踩著腳踏船原路回去，隨你高興，跟我沒關係。

她似乎又快要暈倒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已經是你第二次在我面前要暈倒了。小姐，你言情小說看太多了。現在這種年代，除了在舞台上，女人早就不會一受刺激就動不動暈過去了。

麥迪遜 — 我沒有裝的，我向你保證。

他似乎猶豫了一下。

亞歷山大 — 要不要我叫救護車？

麥迪遜 — 不用了，不過我需要坐一下。

亞歷山大 — 然後你會離開？

麥迪遜 — 我保證。

她坐下來，調整了一下呼吸。

亞歷山大 — 剛才已經給過你水了……要不要來一杯乾邑？

麥迪遜 — 你這是準備直接把我送走？

亞歷山大 — 可惜太晚了。剛才一見面就開槍的話，我還能說是正當防衛。現在再殺你，可就很難否認是預謀了。

麥迪遜 — 你為甚麼在家裡放一把槍？

亞歷山大 — 一開始是為了嚇退不速之客。看來效果一般。

麥迪遜 — 就算你像很多作家一樣有點厭世……人總還是需要有人陪吧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感覺你下一句就要勸我養只貓了。怎麼，你想把你那只甩給我？

麥迪遜 — 一個人生活，你真的一點都不覺得難受？

亞歷山大 — 孤獨就像咖啡。第一口有點苦，後來就習慣了，再後來開始喜歡，最後反而戒不掉。

麥迪遜 — 你應該寫一本格言集。我相信一定會很暢銷。

亞歷山大 — 可「不孤獨」又是甚麼？跟一個人生活在一起，一年到頭重複同樣的廢話？偶爾見見親友，卻小心避開所有真正重要、可能吵起來的話題？在樓梯上碰見鄰居，聊聊天氣？或者跟自己的貓說話，假裝它聽得懂？

麥迪遜 — 可你寫作的時候，總是在對某個人說話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正是我停止寫作的原因。

麥迪遜 — 我不相信你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不是要你相信我。我是要你讓我清靜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你不願意接受我的採訪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已經沒甚麼可說的了。更糟的是，我已經沒有可以說話的人。有些日子，我甚至連跟自己說話都嫌煩。

麥迪遜 — 那真讓人難過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這就是人生。不管怎樣，我這輩子已經快到終點了。

麥迪遜 — 我的也許也是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比我小四十歲。我都能當你父親了。

麥迪遜 — 甚至當我爺爺都夠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謝謝你特意補這一刀，真體貼。不過無論如何，你的人生才剛開始。

麥迪遜 — 是啊……但它也可能很快就結束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你這是甚麼意思？

麥迪遜 — 我有心臟病。醫生說我也許只剩幾年，甚至幾個月。所以我才來法國，實現最後一個願望：見到你。

他顯然被她的這番話震驚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心臟病？

麥迪遜 — 我天生心臟畸形，心臟很脆弱，隨時都可能停跳。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你剛才兩次不舒服，是因為這個？

麥迪遜 — 一受刺激，我的心跳就會突然加快，甚至可能停下來。

他猶豫了一下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該不會是編出這種病，好讓我不敢惹你生氣，最後只好答應採訪吧？

麥迪遜 — 很遺憾，不是的.....

亞歷山大 — 聽到這個，我很遺憾。

麥迪遜 — 這不是你的錯。

亞歷山大 — 真諷刺。我老了，對甚麼都沒興趣，正想著要不要結束這一切；你這麼年輕，人生明明才剛開始，偏偏是心臟可能先背叛你。

麥迪遜 — 我又改變不了它，那還有甚麼好抗爭的？

亞歷山大 — 而且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。

麥迪遜 — 我只是在想，剩下的這幾個月，也許反而會是我一生里最美的日子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這種生命力真讓人更消沈。你從來不懷疑甚麼嗎？

麥迪遜 — 我已經沒時間懷疑了。所以我才敢闖進你的門。

停頓了一會兒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嗎？

麥迪遜 — 有。做心臟移植。可首先得等到合適的捐獻者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可以把我的心給你。反正我也用不著了.....我自殺，然後把器官捐給你。

麥迪遜 — 恐怕沒那麼簡單。尤其是心臟。它不像有些器官，我們有兩個，比如腎臟、肺.....

亞歷山大 — 畢九.....

麥迪遜 — 心臟捐獻者必須處於腦死亡狀態。

亞歷山大 — 腦死亡？有時候我懷疑自己早就是了。還有我身邊不少人也是。

麥迪遜 — 捐獻者必須已經死亡，心臟本身還完好，而且要能很快取出。這樣的機會很少。等心臟移植的人又非常多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聽說在中國，會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。顯然那「方便」多了：先排定移植日期，再在同一天執行死刑。

麥迪遜 — 太可怕了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是啊，這樣一來，受贈者甚至可以從歐洲或者美國從容搭飛機過去，有的人還順便旅遊。當然，這絕不會便宜。我不知道在中國一顆心臟要多少錢。你查過嗎？

麥迪遜 — 沒有.....

亞歷山大 — 網路上大概什麼都查得到。

麥迪遜 — 謝謝。

亞歷山大 — 抱歉，我不該拿這種事開玩笑，尤其不該對你開。不過，除了幽默，我們還剩下甚麼呢？

麥迪遜 — 是的.....

亞歷山大 — 雖然我剛才說的，偏偏又不全是玩笑。

麥迪遜 — 我寧願死，也不願靠一個死刑犯的心活下去。你的也一樣.....所以呢？

亞歷山大 — 那麼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你真忍心讓我連最後這個願望都沒實現，就這麼走？

亞歷山大 — 你還真是執著。

麥迪遜 — 我就當這是誇獎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可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在撒謊？

麥迪遜 — 誰會編這種故事？就為了採訪一個已經快被大家忘掉的作家？

亞歷山大 — 你終於承認，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已經快被人忘了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這算是答應了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等你拿出醫療證明，證明確實沒騙我再說。

麥迪遜 — 抱歉，我沒隨身帶著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就住在對面，回去拿啊。

麥迪遜 — 我以為你會相信我的話。我必須說，我有點失望。

亞歷山大 — 就算我答應接受採訪，也只是失望的開始。相信我，我這個人非常令人失望，你很快就會發現。

她站起來，環顧房間。目光落在一台老式打字機上。

麥迪遜 — 你還用打字機寫作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所有小說都是在這台機器上寫的。不過別想套我的話。我說過，我已經很多年不寫了。

麥迪遜 — 為甚麼？

亞歷山大 — 文字就像鈔票，投放太多，就會貶值。看看現在的社交媒體：每個人一天十次二十次地發表一點「高見」，甚麼話題都要說兩句。假幣泛濫，把真幣也一起貶了值。到最後，詞語甚麼都不再意味著。

麥迪遜 — 人總得聊天。以前是在咖啡館裡，現在是在 Facebook 之類的社群平台上。但總還是會有真正的大作家，比如你。

亞歷山大 — 大作家已經沒人讀了，只剩下被引用，而且常常張冠李戴。永遠是那幾句名言，被複製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徹底失去意義……複製粘貼取代了思考，表情符號取代了感情。

麥迪遜 — 我能在我的論文結論里引用你這段話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別人會說我精英主義，說我認為只有少數精英有資格發言，其他人都該閉嘴聽著。不是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們所有人都應該閉嘴。

麥迪遜 — 你是說，默哀一分鐘？

亞歷山大 — 一分鐘不夠。一整年。一個世紀。一千年的沉默。也許經歷了這些年社群網路上的「話語腹瀉」，詞語才能重新找回一點意義。

麥迪遜 — 這個說法挺有意思。不過也有人說，你是因為一次失戀才不再寫作的？

亞歷山大 — 人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。

麥迪遜 — 但你也沒有否認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但這並不意味著是真的.....

她又拿起書桌上的那張照片。

麥迪遜 — 照片里的女人是誰？

亞歷山大 — 這不關你的事。

麥迪遜 — 她很美。

亞歷山大 — 即使你真的有病，這也不代表你有權窺探我的私人生活。

麥迪遜 — 我剛進門就注意到這張照片了.....總覺得這張臉在哪裡見過。

他從她手裡拿回照片，看了一眼，然後放回原處。

亞歷山大 — 她是我很久以前愛過的一個女人.....

麥迪遜 — 那是你當嬉皮士的時候？

亞歷山大 — 其實我也不算真正的嬉皮士。我願意接受新觀念，偶爾也抽點大麻，但我挺注意身體，也早就在考慮自己的前途。你知道，寫東西也需要一點物質上的舒服。想當一個偉大作家，有時候還得保留一點小資產階級。

麥迪遜 — 那她呢？

亞歷山大 — 她不一樣。她是個真正自由的女人，只活在當下，走到哪兒算哪兒。

麥迪遜 — 你們是在哪裡認識的？

亞歷山大 — 就在公寓的公共走廊裡認識的。她住在我對面的公寓，也就是你現在住的那一間。那時候，她和一些來來去去的朋友一起住，音樂家、藝術家，還有從世界各地漂來的年輕人.....很像六、七十年代巴黎那種藝術家公社。那扇門總是開著。

麥迪遜 — 既然門總是開著，有一天她就趁機離開了。就像我的貓一樣.....

亞歷山大 — 她想環游世界，體驗別的生活，認識新的人。那個年代，傳統的兩人情侶生活可不是我們的理想。至少不是她的。

麥迪遜 — 可是她愛你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是的，我想她愛我，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。哪怕她愛的並不只有我。

麥迪遜 — 自由戀愛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我們不想活得像父母那一代，這點沒錯。可我們也不知道還能發明出甚麼別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一種能長久的。我們只顧活在當下，從沒計劃過自己會變老。事實上，那些沒在三十歲以前死掉的人，後來大多老得不怎麼樣。你見過上了年紀的嬉皮士嗎？相信我，不太好看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，你讓她獨自繼續她的旅程了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我無法阻止她.....而且我也沒有權利去阻止她。某個美好的清晨，她離開了.....

麥迪遜 — 去哪裡？

亞歷山大 — 阿富汗。今天聽起來很不可思議，可在那個年代，它是歐洲嬉皮士沿著「東方之路」旅行時很熱門的一站。大麻製品便宜又容易弄到；在法國工作一年，到了那裡幾乎能生活一年。更重要的是，當時的年輕人對「東方」有一種浪漫想像。從法國望過去，阿富汗簡直像嬉皮士的天堂。

麥迪遜 — 但你留下來了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我已經在考慮我的未來了.....而且我知道我的未來不在阿富汗。

麥迪遜 — 可是你本可以為了愛和她一起去啊.....

亞歷山大 — 當然。她大概也不會反對我跟著。但她夢想的不是兩個人的浪漫旅行，更不是蜜月。去亞洲，對那一代年輕人來說，是一場和同伴一起尋找自我的遠行，恰恰要逃開小資產階級式的兩人愛情模式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你留在了巴黎.....但你從未忘記過她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一直以為她有一天會回來，或者至少會給我一點消息，一張明信片也好.....可我再也沒見過她。

麥迪遜 — 你沒有試著去找她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。一個人要是決定從你的生活里消失，他就真的可以徹底消失。後來一年又一年過去了。

麥迪遜 — 你現在可以試著找找她啊。

亞歷山大 — 還有甚麼意義？她現在也許已經死了。或者結了婚，有五個孩子，體重一百二十公斤。

麥迪遜 — 或者她還活著，依然是個美麗的女人，有時候還會想起你。

亞歷山大 — 與其冒險知道真相，我寧願甚麼都不知道，至少還能保留照片里這個年輕漂亮的她。你想象一下，四十年後再見會有多大衝擊。人很難看見自己一點點變老，可別人老了沒有，卻看得一清二楚。

麥迪遜 —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看見自己變老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抱歉，我不該這麼說。

停頓了一會兒。

麥迪遜 — 你沒聽到貓叫聲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沒有.....還是沒有.....

麥迪遜 — 說不定它就躲在這裡。

亞歷山大 — 希望沒有。

麥迪遜 — 答應我，如果我死了，你會照顧我的貓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不會死的！再說，你的貓說不定還比你先死。等等.....貓一般能活多久？

麥迪遜 — 大約十五年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的貓幾歲了？

麥迪遜 — 兩歲。

亞歷山大 — 啊，明白了.....

麥迪遜 — 所以呢？你願意收養它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提醒你，當你闖進這裡的時候，我正拿著槍對著自己的頭。

麥迪遜 — 正是如此，這會給你一個不自殺的理由.....

亞歷山大 — 你是說，讓我每天餵一隻吃蔬菜配方的乾飼料的貓，還得天天清貓砂？

麥迪遜 — 是啊，如果你必須照顧一個生命。如果有誰在乎你、需要你，每天晚上等你回家。

亞歷山大 — 等我？我幾乎不出門，尤其是晚上.....

麥迪遜 — 剛才你是真的想死，還是只是在求救？

亞歷山大 — 反正我不記得自己叫過你來救我。

麥迪遜 — 可我還是聽見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確實，我發現越來越難找到希望的理由了。

麥迪遜 — 你想和我談談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考慮到你自己的情況，我實在不好意思把我那一長串消沈的理由全倒給你聽。

麥迪遜 — 明知道戰爭已經輸了，還繼續打下去……這不才是真正的勇氣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從沒說過我很勇敢。我希望自己能有你那樣的勇氣。

麥迪遜 — 我並不勇敢。我只是沒有選擇，僅此而已。你不一樣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？我只剩下兩種選擇：用繩子吊死，或者用槍把腦袋打爛。

麥迪遜 — 你說得對……你真的很會讓人絕望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早告訴過你，我就是個老混蛋。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時代是不是真比我年輕時更糟。也許只是因為我看得更清楚了。而看得太清楚，一般不會讓人樂觀。

麥迪遜 — 算了，我還是來一杯乾邑吧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確定嗎？

麥迪遜 — 反正人總得死於點甚麼。

他倒了兩杯乾邑。兩人碰杯。

亞歷山大 — 祝你健康！抱歉，我好像又說錯話了……

她微笑。他們喝光了杯中酒。

麥迪遜 — 這酒能把死人都叫醒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差不多十年沒喝酒了，也不知道這瓶在這兒放了多久。不過酒不是越陳越好嗎？至少比酒鬼老得體面。

麥迪遜 — 可這味道真有點怪。你確定這是乾邑？

他看了看瓶子。

亞歷山大 — 應該是吧……不過我也快忘了乾邑該是甚麼味道了。

麥迪遜 — 我真希望能見到你年輕時的樣子。

亞歷山大 — 甚麼樣子？

麥迪遜 — 照片里那個愛著她的年輕人。那個還擁有《無因的反叛》般生命衝勁的年輕人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他。

麥迪遜 — 他大概充滿了熱情和希望吧。

亞歷山大 — 至少充滿了野心。

麥迪遜 — 你真的一個朋友都沒有了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受不了老人，所以盡量不跟同齡人來往。我可不想一天到晚有人在我面前舉著一面鏡子，讓我欣賞自己的衰敗。

麥迪遜 — 我敢肯定，你這些年從沒真正停止寫作。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你讓我喝酒，就是想讓我酒後吐真言？

麥迪遜 — 作家就是用來寫作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好吧，沒錯，我確實一直在寫.....但我不會再出版任何作品了...
...

麥迪遜 — 為甚麼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說過，我已經不是為了讓人讀才寫。也許是寫給後世吧。至於今天的讀者，我沒甚麼可跟他們說的。

麥迪遜 — 那對我呢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不認識你。我為甚麼會對你有話要說呢？

麥迪遜 — 也許我們之間有比你想象的更多的共同點.....

亞歷山大 — 除了我們倆都像是被判了個「期限不長」之外？

麥迪遜 — 至少告訴我你的書是關於甚麼的.....

他猶豫了一會兒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是一本非常個人化的小說。

麥迪遜 — 自傳性質的，對吧.....

亞歷山大 — 姑且叫「自傳體虛構」吧，現在不是流行這麼說嗎。

麥迪遜 — 這就是你不想出版它的原因嗎？因為它太私人化了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寧願把這份手稿當作私人日記。我不喜歡把自己暴露給別人。要是出版了，別人會說我老了以後居然開始寫廉價言情小說。

麥迪遜 — 我以為你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。

亞歷山大 — 看來我還沒修煉到那種完全超脫的境界。

麥迪遜 —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別浪費時間寫關於我的論文了。真的不值得，相信我。

麥迪遜 — 對我來說，這很重要。

亞歷山大 — 可為甚麼？去過你自己的人生吧，拜託！尤其是你的生命可能隨時結束。再說，我根本還沒相信你，你到現在也沒拿出醫療證明。

麥迪遜 — 如果你不相信我，為甚麼還願意和我說話呢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只是想，能編出這種故事，你總該有個很好的理由。到底是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這有點複雜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你是在撒謊。你的心臟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。

麥迪遜 — 可以這麼說……我的「心病」更像是比喻意義上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為甚麼要對我說這些？

麥迪遜 — 大概是想讓你同情我吧。剛來的時候，你一門心思想把我趕出去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現在也可以這麼做……

麥迪遜 — 但你不會。

亞歷山大 — 為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因為我讓你感到好奇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你說你的「心病」只是比喻。也就是說……你是失戀了？

麥迪遜 — 某種意義上吧。和你一樣，我也因為一個所愛之人的缺席而痛苦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和我有甚麼關係？

麥迪遜 — 我很快會告訴你，我保證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請你幫個忙。

亞歷山大 — 說吧……

麥迪遜 — 我想讀你的手稿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為甚麼要把它交給你？

麥迪遜 — 因為你心裡其實希望有人讀它，告訴你讀後的感受。作家寫東西，總是希望被閱讀、被認可……被愛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唯一真正想得到她愛的人……四十多年前就從我的生活里消失了。

麥迪遜 — 這份手稿在哪兒？

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個資料夾。

亞歷山大 — 就在那兒……

麥迪遜 — 我可以看看嗎？

她伸手想拿，但被他阻止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不行！

她猶豫了一下，眼中閃過一絲悲傷。

麥迪遜 — 算了，你說得對。你就是個老混蛋。我還是讓你繼續在這兒自怨自艾吧。

她正準備離開。

亞歷山大 — 等等……

他猶豫了一下，然後拿起手稿遞給她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允許你讀它，但有一個條件。

麥迪遜 — 我聽著呢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份手稿不能帶出這個房間。

麥迪遜 — 你怕我影印一份，沒經過你同意就拿去出版？

亞歷山大 — 要麼接受，要麼放棄。

她接過資料夾，掂了掂重量。

麥迪遜 — 這需要點時間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不著急。你呢？

麥迪遜 — 我也不著急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有一間客房，你要是需要可以住。現在幾乎沒人用了，我那些朋友都死得差不多了……

麥迪遜 — 謝謝你的好意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就不打擾你看書了……

他離開了。她沈浸在手稿的閱讀中。

燈暗。

麥迪遜坐在扶手椅裡，仍在讀手稿。她翻過最後一頁，合上資料夾，若有所思地坐了一會兒。隨後起身，看向觀眾席方向——也就是對面那扇窗的位置。亞歷山大端著兩杯咖啡走進來，把一杯放到她面前。

亞歷山大 — 給你。不過先說好，這是無咖啡因咖啡，可別指望靠它提神。

麥迪遜 — 謝謝。

亞歷山大 — 怎麼，沒能讀完？

麥迪遜 — 我剛剛看完了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已經讀完了？不可能，你肯定跳頁了。

麥迪遜 — 沒有，我向你保證……

亞歷山大似乎對隨之而來的沈默感到有些擔憂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不必非得告訴我感想……尤其是如果你不喜歡。

麥迪遜 — 我從第一頁一直讀到最後一頁，完全停不下來，一整夜都沒合眼。

亞歷山大 — 好吧……這多少讓我放心了一點。不過我可沒想到自己寫的是懸疑小說。

麥迪遜 — 這是你最好的一本書。它有一種你其他小說里沒有的人性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麼一說，我都不知道這算不算誇獎了——至少對我的其他作品來說。

麥迪遜 — 你其他的小說都很精彩。這一本，卻真正打動人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注意到了嗎？這個故事，正好和你的論文主題有關。

麥迪遜 — 我的論文……？

亞歷山大 — 《亞歷山大·德拉克洛瓦小說世界中的「缺席」》。已經忘了？

麥迪遜 — 當然沒有。你說得對。這本書寫的是一個男人二十歲時愛過一個女人，此後卻選擇一輩子只和那段青春愛情的幽靈相伴.....

亞歷山大 — 初戀是忘不掉的。其實人懷念的，是自己的青春，是所有那些「第一次」.....人應該忠於自己的初戀。哪怕未必能永遠忠於自己第一個愛上的女人。

麥迪遜 — 是，可這也有危險：人會一直活在過去里。

亞歷山大 — 無論如何，人不應該放棄自己的夢想。所以，你覺得我應該出版它？

麥迪遜 — 如果我說應該，你會去做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畢竟，你可是我的作品的專家。

麥迪遜 — 我相信這本小說能讓你的文學生涯重新開始。依我看，它甚至配得上法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之一——龔古爾獎。

亞歷山大 — 別誇得太過頭。我知道你是想鼓勵我，可至少得讓人信得過。

麥迪遜 — 我完全是認真的，我向你保證。

亞歷山大 — 而且當然完全客觀，是吧？

麥迪遜 — 你懷疑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不知道.....總覺得你大老遠跑到巴黎，不只是為了給一個過氣作家寫論文。

停頓了一會兒。

麥迪遜 — 的確。我沒有告訴你全部真相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沒有心臟病。你沒有貓。我猜你也不是學生.....

麥迪遜 — 有兩件事是真的：我是美國人，而且我確實是為了見你才來到法國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已經住在我家對面的公寓好幾個星期了.....為甚麼是現在？

麥迪遜 — 昨天早上，我從對面窗戶看見你把這根繩子往天花板上掛，後來又拿出了這把槍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沒找到掛繩子的地方。

麥迪遜 — 我害怕你會在我真正認識你之前就消失。我趕緊跑過來……臨時編了個故事。

亞歷山大 — 編得不錯，你應該去演戲。不過你知道，無論生活還是舞台，都別太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。有時候那只是幻象，是我們把自己的幻想投射了上去。

麥迪遜 — 那繩子不是為了上吊用的？

亞歷山大 — 如果我只是想……掛個吊燈呢？

麥迪遜 — 那槍呢？

他從抽屜里拿出那把槍。

亞歷山大 — 它也許只是個玩具。一把嚇唬小偷的假槍……或者只是個打火機。（他扣動扳機，槍口冒出火焰。）其實這個打火機我也用不著了。我太怕死，所以早就戒了煙。可我一直把一包香菸放在手邊，好證明自己能抵擋誘惑。我還戒了酒，連咖啡因都戒了。你看，我多愛惜身體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你其實沒打算自殺？

亞歷山大 — 真正的計劃倒還沒有。念頭，也許有。說實話，現在我唯一還剩下的慾望，大概就是結束這一切。可自殺也需要勇氣，而我沒有。或者說，我還沒絕望到那個程度。再說，有甚麼必要？我就像所有人一樣，等輪到自己好了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我們的相遇只是個誤會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很難相信有人會橫跨大西洋，只為了採訪像我這樣的作家。我也不相信巧合。那麼，你為甚麼在這裡？

麥迪遜 — 我會告訴你。不過首先，謝謝你讓我成為第一個讀這份手稿的人。我很榮幸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真的喜歡它嗎？

麥迪遜 — 是傑作。不過我還是有一點小小的批評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就知道……我已經料到了……我聽著。

麥迪遜 — 我覺得結尾還不完全讓人信服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說得對……這個故事還沒有真正結束。像是少了一個尾聲。

麥迪遜 — 我可以幫你找到這個尾聲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你也寫東西？你來是想跟我合作？我的靈感確實有點枯竭，不過先說好，我還沒淪落到需要找人代筆。

麥迪遜 — 不，我不是為這個來的.....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論文也是假的。你演了這麼一齣戲，也不只是為了有機會跟我聊文學。

麥迪遜 — 不。不僅僅是為了這個.....

亞歷山大 — 那麼是為了甚麼？

麥迪遜 — 我想答案就在剛才那份手稿里。《對面的窗戶》.....為甚麼叫這個名字？

亞歷山大 — 「對面的窗戶」.....就是你現在住的那套公寓的窗戶。曾經，我愛過的那個女人住在那裡。

麥迪遜 — 她離開以後，就一直留在你的記憶里，揮之不去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常常夢見她會回來。夢見有一天，她也會像你今天這樣推開我的門.....

麥迪遜 — 所以你才總把門留著不關。

亞歷山大 — 有時候，我彷彿看見對面窗簾後有個人影。你搬進去以後，夜裡那邊亮著燈，我還會想，也許是她回來了。

麥迪遜 — 那只是我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有一點像她。所以剛才第一次看到你，我本能地愣了一下。那一瞬間，我真以為是她回來了，還是二十歲的樣子。然後我才想起，今天的她，應該也和我差不多年紀了。

麥迪遜 — 確實，我和她很像。

亞歷山大 — 別告訴我是她的幽靈。

麥迪遜 — 不，我是真實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但還有別的，是不是？

麥迪遜 — 是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你為甚麼說，她的臉讓你覺得熟悉？

停頓了一會兒。

麥迪遜 — 我是她的外孫女。

沈默。

亞歷山大 — 她的外孫女……？

麥迪遜 — 她去阿富汗的時候已經懷孕了，只是離開以後才發現。

亞歷山大 — 懷孕了……孩子是我的？

麥迪遜 — 是的。

亞歷山大 — 為甚麼她甚麼都沒告訴我？

麥迪遜 — 你自己說過，那是另一個時代。她不想拿這個孩子把你綁住。她覺得自己可以一個人把孩子養大，而她也真的做到了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完全不知道這些事。

麥迪遜 — 我也不知道。至少直到不久以前都不知道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是甚麼時候知道的？

麥迪遜 — 幾年前。我十八歲的時候，外婆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。你們的愛情故事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……你是我的外孫女。

麥迪遜 — 是的，我是你的外孫女。（停頓）你不相信？

亞歷山大 — 我相信……奇怪的是，你前面騙了我那麼多次，可這件事我偏偏一點都不懷疑。

麥迪遜 — 我知道，這一下很難消化。慢慢來。你不欠我甚麼。如果你希望這樣，我可以像來時一樣離開，從此再也不出現在你的生活里。

亞歷山大 — 別走。請留下。

麥迪遜 — 我就在這裡。

停頓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能理解，當年她為甚麼甚麼都沒告訴我。可後來呢？

麥迪遜 — 我說過，她不想把父親這個身份強加給你。後來她又失去了你的消息。

亞歷山大 — 她走後不久，我也搬出了這間公寓。我受不了每天都看見對面那扇窗——它每一天都提醒我，她已經不在了。

麥迪遜 — 很久以前，她給你寄過一封信。後來信退了回來，上面寫著：「此人已遷離該址。」

亞歷山大 — 幾年前我又搬了回來，就是為了寫這本書。像是想借它把過去驅趕出去。

麥迪遜 — 可她的幽靈從來沒有離開過你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當然也認識過別的女人。可我這一生都活在那段初戀的記憶里。我再也沒愛過其他人。

麥迪遜 — 她不知道你後來有沒有結婚，有沒有自己的家庭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沒有。

麥迪遜 — 後來你成了有名的作家，她也聽到了你的消息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那麼拚命想在文壇闖出名號，也有一部分是希望把她找回來。有了名氣，她也更容易找到我。那時候，她完全可以聯絡我。

麥迪遜 — 可她怕你會以為，她是在你成名以後為了利益才回來找你。至少，她一直這麼擔心。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我有一個女兒……

沈默片刻。

麥迪遜 — 關於我的病，我也只騙了你一半。真正心臟不好的是我母親。她在生下我以後不久就去世了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。

亞歷山大 — 聽到這個我很難過。

麥迪遜 — 是外婆把我養大的。等我成年以後，她覺得我應該知道自已的外祖父是誰，可她自己始終不敢再聯絡你。

亞歷山大 — 所以你決定替她來做這件事，跑到巴黎來。

麥迪遜 — 我沒辦法在一封信里、或者一通電話里把這些全告訴你。我想先見見你。聽說你脾氣古怪、很難接近。要是見了面以後我不喜歡你，我就甚麼都不說，直接回紐約。

亞歷山大 — 可我這麼「熱情」地歡迎了你，所以你決定認我這個外公了。

麥迪遜 — 最重要的是，我讀了這份手稿。我終於明白，你從來沒有忘記過那個女人——我的外婆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來得對……也謝謝你把這個故事的結局告訴了我。

麥迪遜 — 可這還不算真正的結局……（亞歷山大明顯受到了衝擊。）你還好嗎？

他選擇用幽默掩飾自己的情緒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本來就已經為自己的年齡夠鬱悶了，現在你又告訴我，我連外公都當上了。

麥迪遜 — 這不是件高興的事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當然是……可我也同時知道，原來我有一個女兒，而她已經不在

了。
麥迪遜 — 可我還在這裡。我幾乎沒認識過自己的母親，現在卻重新找到了一個外公。

亞歷山大拿起手稿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會把這本書出版。我會把它獻給那個我永遠沒機會認識的女兒……還有那個有一天突然闖進我家的外孫女……

麥迪遜 — 門是開著的……

亞歷山大 — 但我還需要為這本小說找到一個真正的結局。

麥迪遜 — 所以我才說，我可以幫你找到這個結局。

亞歷山大 — 要是你再告訴我甚麼驚喜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心臟還能不能撐得住。

麥迪遜 — 的確還剩最後一件事。

亞歷山大 — 說吧。都到這一步了，我還能有多吃驚。

麥迪遜 — 我外婆還活著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她現在住在哪裡？

麥迪遜 — 在紐約。

亞歷山大 — 那就替我好好親親她……

麥迪遜 — 你可以自己去親。

亞歷山大 — 你要把我一起帶回美國？

麥迪遜 — 我外婆跟我一起來了。她就在你對面的公寓里。

停頓。他顯然一下子不知所措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下我真的開始害怕了.....

麥迪遜 — 她現在依然很美.....而且從來沒忘記過你。你的每一本書她都讀過。

亞歷山大 — 可她從沒想過瞭解作者本人過著甚麼生活。

麥迪遜 — 你剛才自己說過，那些都不重要。

亞歷山大 — 這本小說里真正「缺席」的人，就是她。

麥迪遜 — 是。可她還沒讀過這本書。她不知道你是不是還記得她，是不是還愛她。

亞歷山大 — 我還愛她。這本書就是證據。

他望向觀眾席方向，望向對面那扇窗。

麥迪遜 — 那麼？要我叫她過來嗎？

亞歷山大 — 她橫跨大西洋來找我。我至少可以穿過公共走廊，自己去見她...
...

亞歷山大親吻麥迪遜。

麥迪遜 — 我不陪你去了。你會發現，對面那扇窗後幾乎甚麼都沒變。門也還是開著。

他走出去。麥迪遜留在原地，望著對面的窗。

燈暗。

劇終。

關於作者

讓-皮埃爾·馬丁內斯 (Jean-Pierre Martinez) 1955 年出生於法國瓦茲河畔歐韋。年輕時，他曾在多個搖滾樂團擔任鼓手，之後從事廣告符號學研究。隨後，他開始為電視創作劇本，並最終重返舞台，成為劇作家。

他創作了近百部電視劇本和 **123 部舞台劇**，其中包括《星期五，13 號》 (*Friday the 13th*) 和《脫衣撲克》 (*Strip Poker*) 等在許多國家演出的喜劇作品。

如今，讓-皮埃爾·馬丁內斯是法國當代作品演出最廣泛的劇作家之一。他的劇作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，並由專業劇院及業餘劇團在全球 **100 多個國家** 演出。

他的劇作可於以下網站閱讀及下載：

讓-皮埃爾·馬丁內斯的著作權及演出權由法國戲劇作家與作曲家協會 **SACD (Société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)** 代理。

著作權聲明

本劇劇本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本劇劇本可免費下載，供閱讀及個人使用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未經作者事先授權，不得重製、出版、改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全部或部分內容。

任何公開演出，無論由專業劇團或業餘劇團演出，均須事先取得演出授權，並支付相應的著作權使用費。

如需聯絡 Jean-Pierre Martinez，並申請演出其作品的授權，請前往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亞維儂 — 2026 年 10 月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>

本劇可免費下載